

DOI: 10.13957/j.cnki.tcx.2017.02.029

中国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

王慧^{1,2}

(1.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2.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该文针对我国陶瓷文化对外翻译中的乱象和问题,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关于归化与异化、意义与形式的翻译学理论,归纳了陶瓷习语的意译法、意译加注法、直译法、直译加注法等四种常用翻译方法,探究了图表辅译、加词翻译、混合翻译、变通翻译和区别翻译等多种翻译方法,为陶瓷等我国特色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提供了系统性和操作性较强的意见与启示。

关键词: 陶瓷文化; 对外传播;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17)02-0271-04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Ceramic Cultural Term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ANG Hui^{1,2}

(1.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2.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tackle the translation chaos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ceramic cultural term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meaning and form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re employed for this end. It concludes four common translation methods (lib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method with filling,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re usually used for ceramic cultural term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dded lively picture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many translation methods, such as combination translation, flexible translation, discriminative translation, and so on, are explored. It provides more systemic and operational sugges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distinctive Chinese cultural term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Key words: ceram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ranslation strategy

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品。多年来,陶瓷文化的翻译及研究制约着我国陶瓷文化的对外传播。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翻译和传播我国灿烂悠久的陶瓷文化,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中国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习惯滥用归化翻译,导致我国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的“失真”。由于东西方在观念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片面进行归化翻译,不仅不能准确传达原语文化的真实意义,反而弱化了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例如,我国陶瓷的历史传统、生产生活、厂家商家等名称中

有不少带“龙”字(如“龙窑”“龙纹盘”“佛山市新东龙陶瓷有限公司”“德化千禧龙陶瓷有限公司”“景德镇龙玉斋陶瓷艺术有限公司”等)。因为东西方文化关于“龙”的形象截然相反,如果将“龙”都习惯性地译为“dragon”,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恐惧和抵触。再如,景德镇著名的传统陶瓷——“薄胎瓷”,又称“蛋壳瓷”,经过40多道工序后,胎体厚度在1毫米以内,薄如蛋壳、可透光,尤以利坯和艺术加工最为精细。如此技艺高超的“薄胎瓷”,若将其简单地译为“thin porcelain”,显然词不达意。

(二)机械运用异化翻译,阻碍我国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活动,如果片面强调民族主义,机械运用异化翻译策略,可

收稿日期: 2016-10-10。

修订日期: 2017-01-15。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6YB119);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YYQ03); 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景德镇对外陶瓷文化传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通信联系人: 王慧(1984-),女,硕士,讲师。

Received date: 2016-10-10.

Revised date: 2017-01-15.

Correspondent author: WANG Hui(1984-), female, Master, Lecturer.

E-mail: 2482058556@qq.com

能导致事与愿违。例如,“笔洗”是一种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如果翻译为“Bixi”显然过于生硬;

“帽筒”是清朝开始用于置放帽子、摆设、陪嫁等的传统瓷器,若译为“Maotong”也过于机械。其实,在译文中能找到对应词或组合词的,没必要多此一举。如,“笔洗”可意译为“brush washer”,“帽筒”可形象地译为“hat stand”等。

(三)一词多译现象普遍,足见陶瓷翻译乱象亟待规范改进。例如,“青花玲珑瓷”是景德镇独创的著名陶瓷品种,其当前的翻译版本有“rice-pattern decorated porcelain”“Linglong porcelain”“rice perforation”“pierced decoration”“lace, pierced decoration”等。又如,“祭红”是颜色釉瓷中亮丽的风景,目前有“acrificial-red porcelain”“altar red”“Ji red”等译名,“五彩”有“Wu-tsai”“polychrome”“five-coloured overglaze decoration”等译名,“新彩”有“new enamels”“new colours”“polychrome painting”等译名。译本五花八门,不利于我国陶瓷文化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

二、中国陶瓷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translation strategy)是从事翻译活动的方式、方法、手段等的统称。目前,翻译学界普遍接受的翻译策略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理论。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出的“异化”与“归化”,系指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归化”翻译属于传统的翻译策略,指以译语文化为中心,使译文顺应译语文化的规范和标准,Nida是其代表人物。“异化”翻译指以原语文化为中心,译文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域色彩,Venuti是其代表人物。归化和异化之争的核心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可见,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了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态度,但是,翻译不能唯文化立场而脱离本义、委曲求全。

翻译是一门“选择的艺术”,译者选择何种翻译策略并在其指引下采取何种具体的翻译方法,最后的关键落在如何处理意义与形式的关系。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提出了翻译学名言:“翻译,即译意”。英国著名的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指出:翻译是

意义产生过程,即“符号生成”。可见,翻译的根本任务正是语际间的“意义”传达。对此,翻译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形式”的处理上。根据对字、词、句、修辞等语言形式的不同处理方法,可以区分意译、直译等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陶瓷习语的常用翻译策略

习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的一种固定而又独具特色的语言,广义上它不仅包括俗语、歇后语、俚语,还包括成语、谚语等(张培基,1979:3)。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的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等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寓意深刻的习语,加大了习语的翻译难度。我国翻译理论家王佐良认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那就无法做好翻译工作,因为翻译既跟语言有关,也与文化有关(王佐良,1989:18)。习语翻译尤为如此,译者不能满足于掌握习语的字面意义而随意处置。在历史的沉淀下,我国丰富独特的陶瓷习语已经凝练成为陶瓷文化的软“活化石”。对其翻译应在依据翻译学理论,熟悉陶瓷历史的基础上,兼顾科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双重策略,追求“信、达、雅”的目标。

1. 意译法:对于译入语中能找到对应词的陶瓷术语,应简洁意译为上。例如,陶瓷窑炉及机械类:“御窑”译为“imperial kiln”,“柴窑”译为“wood kiln”,“隧道窑”译为“tunnel kiln”;抛光机译为“polishing machine”;陶瓷釉料类:“影青”译为“shadowy blue”,“美人醉”译为“beauty's flush”;“高温颜色釉”译为“high temperature coloured glaze”;陶瓷装饰类:“釉上彩”“釉下彩”“釉中彩”分别译为“over-glaze decoration”“under-glaze decoration”“in-glaze decoration”等。

2. 意译加注法:对于意译后意犹未尽或读者可能存疑的,应加注予以诠释。如景德镇的“颜色釉瓷”变化无穷、精美绝伦,仅仅意译是不够的,需要意译加注译为“color-glazed pocelain, is glazed with diferent metal oxides and displays a certain color after firing”。再如在2005年伦敦拍卖会上,以人民币约2.3亿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最高拍卖纪录的“《鬼谷子下山》元青花罐”。有人将其译为“The ‘Gui Guzi Descends the Mountain’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its Engraved Pattern of the Qinghua Porcelain”,翻译了朝代和装饰,但因对其主体纹

饰“鬼谷子下山图”未解释而美中不足,因为外国读者不了解《鬼谷子下山》的典故。《鬼谷子下山》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鼻祖、孙臆的师傅——鬼谷子在齐国使节苏代的再三请求下,下山搭救被燕国陷阵的齐国名将孙臆和独孤陈的故事。如此壮美的历史故事,若对其适当加注,岂不让它披上典雅厚重的外衣,亦显译文之雅美?

3. 直译法:对于意译效果不佳的陶瓷术语,应尽量采用直译法。如景德镇的“青花瓷”享誉海内外,多数人将青花瓷翻译为“blue and white porcelain”,这种译法表达了瓷器的“青”与“白”,但并没有诠释出“青花瓷”的全部内涵,莫如译为“Qinghua porcelain”。再如,若将“玲珑瓷”译为“rice-pattern decorated porcelain”,表达了“玲珑瓷”的“米”状(俗称“米通瓷”),但未体现清澈剔透的效果,应直译为“Linglong porcelain”。其它如“汝窑”(Ruyao kiln)、“哥窑”(Geyao kiln)、“龙泉窑”(Longquan kiln)等均可照用此译法。

4. 直译加注法: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或特殊含义的陶瓷术语,应直译后再加注。如“高岭土”是以高岭石亚族矿物为主,并含有多种粘土矿物和少量碎屑矿物的岩石,因最早发现于景德镇的高岭村而得名。有人将其意译为“white clay”或“china clay”,显然过于笼统。其实早在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根就将其译为“Kaolin”,建议我们延续这一译法。为了让读者深入理解“高岭土”,可加注“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porcelain making, was named after Kaolin village where it was discovered”。又如,景德镇“太平窑”中的“太平”一词是双关语,既寓含太平军的历史传说,也包含了老百姓对盛世太平的祈求。因此,将其直译成“Taiping kiln”比意译为“Peace kiln”更合适。为了读者更好地了解“太平窑”,可再加注“a famous kiln in the history of Jingdezhen”。

(二)其它翻译策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陶瓷品种、制作工艺等术语早已约定俗成,但对外国读者来说却可能晦涩难懂,有时需要借助图表、加词、混合、变通、区别等多种翻译方法。

1. 图表辅译法:即通过直观的方式方法进行辅助翻译,包括使用图片、表格、公式等手段。正如翻译中国功夫一样,如果仅凭文字来翻译陶瓷,有时难以充分表达其具体形象和深刻内涵;但如果辅以图表,则一目了然。

早于明代的《天工开物》就记载,景德镇制瓷过手72工序方可成器。有些制瓷工艺复杂难懂,如练泥(clay stacking)、拉坯(clay pressing)、捺水(washing dirt off an adobe)、喷釉(glazing)等。釉下青花装饰还要经过补水(water supplying)、钩线(drawing)、打箍(hooping)、分水(darklight processing)等更复杂的工序。对于这些复杂的行业术语,建议配上图表以增强翻译效果。如,“利坯”(billet processing)是指对拉坯制成的半干坯进行打磨,使器表光洁,厚薄均匀的制作工序(如图1)。

景德镇瓷器的色釉驰名全球,如其独创的“釉里红”(under glaze red)、“古彩”(antique colors)、“粉彩”(famille rose)、“珐琅彩”(enamel color)等。乍一听,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如果附上图片,立竿见影。如,“斗彩”(Doucai)又称逗彩,是釉下彩(青花轮廓)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即在高温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上进行二次施彩,再低温烘烤而成的装饰风格。(如图2)

2. 加词翻译法:翻译某些陶瓷器物名称时需要借用介词、形容词、副词等。一般来说,整器造型多用shape翻译,附件造型须在器形名称后加介词短语。如“绿釉贴花凤首壶”应译为“green-glazed pot with/in applique-shaped like a phoenix head”,因为“凤首”是该器皿上部装饰(附件)的造型,只因为壶体上部装饰酷似鸡冠而称为凤首壶。再如,“描金云龙纹直颈瓶”应译为“straight-necked vase with cloud and dragon design in gold”。



图1

Fig.1



图2

Fig.2

tracery”。翻译陶瓷如“罐”“尊”“盏”“注”等整器造型及“系”“流”“耳”“簪”等附件造型时,译者必须先搞清楚这些陶瓷器件的形态、主次甚至历史等。

3. 混合翻译法:为了更好地表达意义,某些特殊名词或词组的翻译可以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某些已经通用的数字或颜色的翻译则不必苛求精准,可进行模糊处理。如已约定俗成的“唐三彩”(three color-glazed ware),“三彩”不单指黄、绿、白三种主要颜色,同时还有红、黑、蓝、紫等颜色,其它如“素三彩”“三阳开泰”“五彩”等亦是如此。如果一件器物使用多种工艺技法,可选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来表述。如,纹饰在器物表面通体以绘画来表现,应用“painted”;纹饰既有平面的描绘又有立体的雕塑,使用“designed”;纹饰以刻划为主,则用“carved”或“incised”。以上翻译都很难达到自然科学技术的精准要求,没有完美的译法,建议借鉴文学翻译经验,混合翻译法是较好的选择。

4. 变通翻译法。明清瓷器上有一种常见的纹饰——梵文(Sanskrit)。梵文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后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并对现代汉语产生了重要影响。陶瓷纹饰上的梵文多为佛教咒语,如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弥吽”等。随着现代社会迅猛发展,有些梵文术语已经不通行了,可采取变通的办法翻译。如“送子观音”是我们常见的一种传统雕塑,表达了生子和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建议避开生僻的“观音”梵文“Avalokitesvara”,将其译为“Guangyin carrying a lad”。同样的还有“如来”(Tathagatas)、“菩萨”(Bodhisattva)、“活佛”(Rinpoche)、“魔”(Abominable)、“化身”(Nirmanakaya)等比较生僻而冗长的梵文,均可进行变通翻译。随着文化的交融,也有一些梵文早已进入英语语料库,如“佛”(Buddha)、“释迦牟尼”(Shakyamuni)、“阿弥陀佛”(Amitabha)、“咒语”(Mantra)、“和尚”(Monk)、“寺庙”(Temple)、“舍利子”(Sharipu)、“罗汉”(Arhat)、“涅槃”(Nirvana)等。对这些英语世界早已接受的词汇,我们就不必费神,直接借用就可以了。

5. 区别翻译法。尊重译入语的文化习俗,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善用灵活的翻译技巧。如翻译带“龙”字的器件、窑炉、公司等涉及特定习俗的词句,不可简单处理。“龙纹盘”可意译为“dish with dragon design”;“龙窑”“某龙陶瓷有限公司”等名称则应考虑中西方对“龙”形象的不同理解,将

“龙”直译为“Long”。又如,短语“雨后春笋”可借用英语短语“like mushroom”,因为英国不产笋,“bamboo”一词也是外来语;但如果将瓷板“雨后春笋图”中的“春笋”译成“mushroom”就有指鹿为马之嫌,这时只能译为“bamboo shoots in spring”。在陶瓷文化对外传播中,若遇到此类对方忌讳或可能有误解的颜色、动物、数字等习俗时,应根据情况灵活把握。

三、结 语

中国陶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译者不可以某一陶瓷的种类、工序、器型、装饰、釉料、工具等为标准,为追求所谓的统一规整而简单使用某种翻译策略,而应根据翻译理论和实际情形,坚守原则,灵活把握。随着我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在我国的陶瓷文化、中医文化、茶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对外传播中,异化翻译呈现发展趋势,归化翻译成为必要补充,共同诠释和宣扬了中国璀璨的特色文化。

参考文献:

- [1]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2] 张美芳. 信息技术术语汉译问题探讨[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3, (4): 11-20.
ZHANG Meifang.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3 (4): 11-20.
- [3]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J]. 中国翻译, 2002, (5): 24-25.
WANG Dongfeng.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002 (5): 24-25.
- [4] 张培基. 习语汉译英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
- [5] 王佐良. 翻译: 思考与试笔[M]. 北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18.
- [6] 朱竹芳. 陶瓷英语基础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295-362.
- [7] 李萍, 王建国. 景德镇陶瓷及其英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2): 18-20.
LI Ping, et al. Chinese Science & 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2005 (2): 18-20.
- [8] 欧飞兵. 翻译目的论视域下的陶瓷文化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11, (5): 53-56.
OU Feibing. Chinese Science & 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2011 (5): 53-56.
- [9] 王慧. 国际陶瓷文化传播中英语演讲的语篇模式探讨[J]. 北方文学, 2012, (9): 100-101.
WANG Hui. Northern Literature, 2012 (9): 100-101